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拒绝流行】焦虑何来

当下社会，很少有不着急的群体，一张新闻甚至都找不到一张安静的书桌。我在各大高校给新闻系孩子做讲座时，能够感受到他们集体表现出的不安。本就背负着“新闻无学”的专业原罪，在高校专业的鄙视链中处于人文社科鄙视链的底端，天然缺乏自信。现在作为内容故土的传统媒体又不行了，做新闻的毫无成就感，新媒体对传统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今天的新闻工作到什么时候可能就被抛弃了，报纸都没了，学报纸编辑和评论有什么用呢？怎么办？我们如何转型？我们如何不被时代所抛弃？老师，我们需要努力！

每到这时候，我就“愁”他们，你们也配谈转型？你们还在学新闻，没有干过工作，没有你的代表作，基本的“型”还没有，谈什么转型？转型是有资格的，这个资格就是你先得有“型”。在新闻学院，就好好地学新闻，为未来从业打好基础，靠传统的那套手艺闯出自己的型，再想着怎么去转。焦虑无处不在，你们无法脱离社会大环境而构建一个无焦虑的小环境，但可以在心理与外界焦虑设一道防火墙。一个聪明的人，总能够看清自己的方位，做好职业规划，



蓝博洲 台湾作家

【生活速写】二·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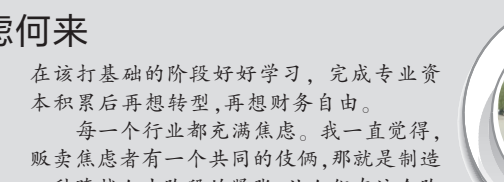
醒来时窗外天色微明。起来，续写了昨二天还没写完的没有人要提的“沉尸228”的宋斐如（1902-1947）。一直写到屋外响起阵阵农民给刚插的秧苗喷化肥的器械轰鸣声，才去吃了用昨晚剩下的西红柿蛋汤煮的咸稀饭，然后走到水圳边眺望一片注满水的稻田的路尽头再走回来，坐在屋前藤椅上喝茶吸烟。远方传来越来越近的卡车声。一辆货车在屋前停下。乡下友人专程载来日前向他借的长梯。于是战战兢兢地爬上梯子，探头，伸手，把厨房二楼砖墙缝隙上鸟巢捅掉，把成型的榕树和水泥地板上积存多年的泥土清除干净，以免大雨时又再滴水滴落。友人屋里要忙，茶也没喝就走了。我坐下来，继续写没有人要提的“沉尸228”的宋斐如。中午，吃过伊司机到四公里外的街上买回来的鸡腿便当，小睡了一会，又起来继续写没有人要提的“沉尸228”的宋斐如。田野上又响起农民劳动的器械声。坐不住了。点了一根烟，吸着发呆。屋外响起汽车经过的引擎声。声音很快停下了。从书桌前的窗户看出去。是另一个小小的女性友人，手里抱着塑料袋装着的茶花与桂花树苗。于是起来迎客。然后忙着把她带来的十株茶花苗一株一株种在昨天傍晚买回来的塑料袋花盆里。一直到天快黑了才完工。我的2019228就随着日落而结束了。阴霾已散。明天有十几个朋友分别从台北或台中来走春。只可惜，刚种下的桂花与茶花还不能盛开迎客。



尤今 新加坡作家

【昙花的话】共赏春花秋月

火车在英国的轨道上奔驰，我座位对面，坐着一对男女。年纪很老了，男的鬓发尽白，可是，一双眸子，却有着洞悉世情的清澈澄亮。女的很瘦，脸似胡桃，脸上皱纹千回百转。天气阴冷，女的不经意地缩了缩脖子，男的默默把大衣脱了，披在她身上，两人相视微笑。接着，男人掏出一包花生来，夫妻俩一粒一粒慢慢地嚼着，好似嚼着的是人生的滋味。不久，女的把头斜斜地靠在男人坚实的肩膀上，甜甜地睡着了；男的用鼻子在地花的发尖上摩挲了一会儿，也闭上了眼睛，假寐。看着他们，我仿佛在读一首隽永的诗。诗，意境是那么的优美，情感是那么的真挚，内涵是那么的丰富，着实令人感动啊！在西方社会里，夫妻俩在年轻时把时间和精力投注在在孩子身上，旅行对于他们来说，是天上一轮可望不可及的明月。等羽翼丰满的孩子离巢而去后，两个垂垂老去的人，便在责任已了的轻松里，把臂同游。现实世界里没有任何令他们牵肠挂肚的事，就算离家出国一年半载，也全无后顾之忧。每回我足履天涯时，总看到云游国外的老夫妻在舞池中相拥起舞、在公园内相扶而行，在博物馆里观赏着那些比他们更古老的古董……西方这些相濡以沫的配偶，不折不扣的，是快乐的“银发一族”；夕阳无限好，黄昏不容辜负，他们将暮年岁月谱成一阙动人的诗，争分夺秒地吟诵。在东方社会里，许多夫妻在年轻时孜孜矻矻把孩子拉扯成人，正想过属于自己的轻松日子时，孩子却开口要求两老照顾孙子，语气里，有着不容拒绝的理所当然。爱子心切的父母，只好从收拾旧山河，唤回了刚刚飞出樊笼的山河，唤回了刚刚飞出樊笼的山河，再度走进了屎和奶瓶的世界里。在没完没了的琐事里，过着像论文般枯燥的日子……在孩子们石破天惊的哭闹声中，他们惆怅地想道：“与老伴在国外悠游共赏春花秋月？啊，那将是下辈子的事情了。”



黄继雄 香港学者作家

【含英咀华】对马德里的爱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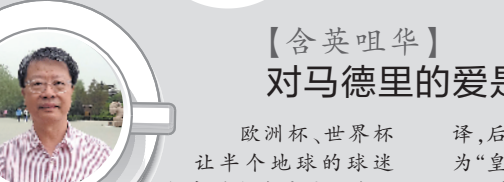
欧洲杯、世界杯让半个地球的球迷彻夜唱悲号的那些日子，我每晚按时就寝；如果做梦，也与足球无关。最近读香港的英文报纸，体育版一条大标题却让我的目光凝定了：“Zidane's Love Affair with Madrid is Real”，即“齐达内与马德里的恋爱是真的”。报道涉及球队的事，其中 Cristiano Ronaldo 一人，应该是我略识足球“之无”的 C 罗吧。标题的修辞太精彩了。西班牙球队 Real Madrid，数十年前香港译为“真马德里”；没有错，real 就是“真”的意思嘛。然而，“真马德里”岂不就有“假马德里”，就像有菩提树也有“假菩提树”一样？非也。当年的译者唯英文是尚，不知道西班牙文的 real 相当于英文的 royal，乃王家的、皇家的之意。“豪查查”的翻译，后来有人“启蒙”了，正译为“皇(王)家马德里”。报道说的是原在此球队的齐达内，离队多年后回来，具见他对这王家马德里的真爱。编辑把球队名字拆开成为 Madrid and Real，故意误解 Real 之意，以表达齐达内“真”爱此队之意，是文字机巧的表现，为了吸引我这类读者眼球。如果此“小编”够资深，知道香港前译的“真马德里”，则无形中道出了前港人一颗。



杨宇彬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横眉热对】“当代艺术”等同于“抄袭”？

有人为叶永青出主意，说“抄袭”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他用 30 年时间这样做，算是彻底地玩弄了中国的所谓当代艺术界，让聪明者露出愚蠢的本相。事实上他的意图一出来，就有人私下提供了这样的主意，把盗窃说成了创意，以艺术之名去圆一个弥天大谎。我对此事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抄袭。我的言论居然也受到攻击，说我秉持“腐朽的意识形态”，根本就不懂“当代艺术”。很抱歉，尽管敷衍，我依然秉持不妥协，并且坚定地认为，如果“当代艺术”等同于“抄袭”，我就一定是它的反对者。我的确不懂，什么时候抄袭成了创作，什么时候当代艺术变成以抄袭为荣。我反对以艺术之名去公开行骗！难道我们还没有受够谎言的毒害吗？难道我们还要继续生活在各种谎言之中吗？有一种偏见以为，传统之所以腐朽，是因为它包裹着无尽的谎言。今天的情形却是，以先锋之名和前卫之名，甚至以创作之名，却在行抄袭之道，公开地、理直气壮地鼓励艺术行骗！把什么都说成是艺术，或者以为艺术可以为所有非法行为开脱，实在是一个难以容忍的恶习，只能败坏艺术的名声。如果艺术真能够如此轻易地为各种劣行洗刷罪名，艺术就一定成为恶行，至少是恶行的帮凶，那就没什么说的，理应受到世人的唾弃。在我“腐朽”的思维看来，如此泾渭分明的观点，难道还需要去加以辩解吗？我再次强调，抄袭和挪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挪用是一种公开的宣示，是通过过去人们所熟知的风格的再次“拷贝”，表达一种相对于拷贝对象的观点，或延伸，或反对，或嘲弄。抄袭则是偷窃，是行骗，自以为得意，公开羞辱人们的智慧，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把别人的成果变成了自己的成果，还躲在人群中，不时发出得意、神秘与诡异的奸笑。我再说得清楚一些，大凡风格明确的，表现简易的，从艺术角度看恰恰是不能学的。人们可以欣赏梵高的笔触，但他的画法却很难学。一学就变成“梵高”，和你没有什么关系。大凡属于描绘物象的，和某种观察方法密切相关的，通过观察与描绘而形成一种具体技法的，就必须学。有人掌握了这些个基本图式之后，却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大胆突破，小处变异，从而成就新的画法，带来新的观察，他们于是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成为后人学习的对象。而大多数人只能守旧，也许学得很好，但一辈子都只能在原地打转，最后被后人遗忘。最后，我提醒大家，功成名就的张晓刚，当年本科毕业的油画作品并不出色，其中一个原因是，直接模仿梵高笔法，尽管画的是两个西藏女人。如果今天他仍然坚持当年所为，还能成为让人崇拜的大师？画作还能卖出天价？抄袭不用我说，你知道他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别处生活】重新定义企业与人的关系

企业往往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用户高价值与企业超利润的不匹配问题，其二是在企业内部，如何把剩余产权和剩余收益权结合起来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开发产品与服务，既给用户创造价值，又为企业带来高增值；第二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每一个员工的收益和每一个员工创造的市场价值完全一致。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划出一条异常常态的组织创新曲线，这一组织创新不是沿着传统管理的惯性去进行组织变革，而是以人的价值为主线，致力于更大的意图，也就是探究一个终极目标——人在组织当中的地位，人即组织。今天，传统企业来到互联网时代，仍然有大量企业仅仅把互联网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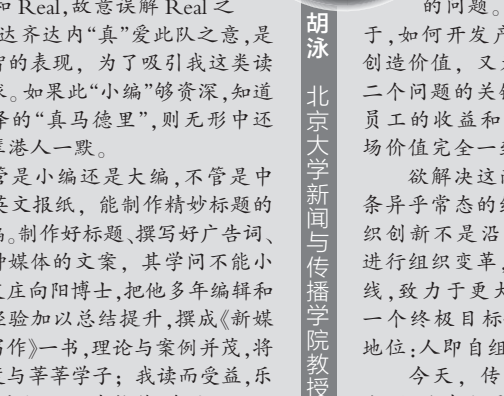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不知不觉】海子的阅读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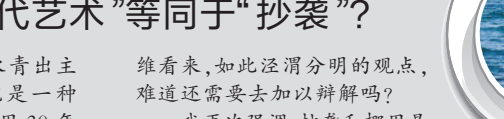
今年3月26日，是海子逝世30周年。这位被称为“活着受苦离世后辉煌”的诗人，多年来一直具有独特热度，每年3月这个时候，都会涌现出纪念性的文章，而他的诗歌也冠以“最美的10首诗”“最经典的诗句”等各种标题出现。海子意味深长，提前给了我诗人西川的访谈，标题是“海子究竟哪块把大家给点着了”。于是，为了在《收获》微信公号上推送文字稿，我们开始频繁的互动，她对着视频校对，而我在书面进行编辑和标注，微信和邮件数次往返传递海子照片原件扫描和图片说明。从书橱里搬出黑封面的《海子诗全编》(当年印刷了3000册?)发现网上下载的海子诗歌往往有误……西川首先从海子的接受史谈起，那些30年来自发阅读热情不减的海子的读者究竟是谁？他们怎么在海子这儿找到了自己内心的一种对称的东西？就像法国诗人瓦雷里所说：歌德毕生追求的东西，兰波靠直觉就抓住了。西川认为，年轻的海子赋有的天才，让他就像兰波一样，抓住了人间世相的核心与本质。他用“比对不对的不对”来形容海子脑子里稀奇古怪的想法，说他在多愁善感的时候，处理的题材都是农业文明，“只有一个人的生活经验积累，累积到你是一个成年人的时候，你才愿意处理成年人的世界。你不是成年人之前，你处理的全是鸟，是水，河流，大风或者是什么东西，是因为你不在成人的世界里。”据说，天才的诗人或艺术家，艺术生命不会超过37岁，西川同时也谈到了阅读海子过程中的一些偏激；海子后期诗歌并不温暖而是冷峻，海子的长诗的价值，海子喜欢阅读印度《摩奴法典》和武侠，路一禾的精神存在对他的影响，他那些自由的诗句，来自他不是中文专业……读者不断更迭，而读者内心的变化，也影响着他的感受，不知海子的阅读史以后还会怎样演变，但就像海子曾经说到大自然，“很多人是热爱风景中的我，而我是热爱风景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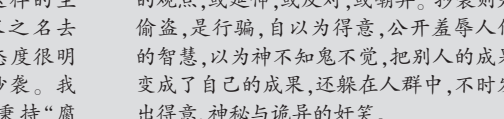
张强 张强 雷蒙德·卡佛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小说家，村上春树视他为导师，他在我国文学青年中更是有着非凡的声望。他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书名更是变成经典句式，什么都可以往里塞。美国传记作家斯蒂芬·李·卡伦的时间研究他的作品，走访了近百位相关人物写出这本传记。他的作品中写到大量贫困人口，而这正是他大半辈子的真实写照，贫穷与酒精曾是他生活中的最重要元素，而他清醒的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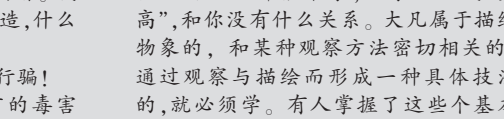
张强 张强 雷蒙德·卡佛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小说家，村上春树视他为导师，他在我国文学青年中更是有着非凡的声望。他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书名更是变成经典句式，什么都可以往里塞。美国传记作家斯蒂芬·李·卡伦的时间研究他的作品，走访了近百位相关人物写出这本传记。他的作品中写到大量贫困人口，而这正是他大半辈子的真实写照，贫穷与酒精曾是他生活中的最重要元素，而他清醒的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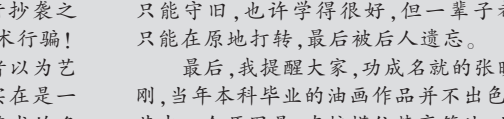
张强 张强 雷蒙德·卡佛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小说家，村上春树视他为导师，他在我国文学青年中更是有着非凡的声望。他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书名更是变成经典句式，什么都可以往里塞。美国传记作家斯蒂芬·李·卡伦的时间研究他的作品，走访了近百位相关人物写出这本传记。他的作品中写到大量贫困人口，而这正是他大半辈子的真实写照，贫穷与酒精曾是他生活中的最重要元素，而他清醒的11



张强 张强 雷蒙德·卡佛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小说家，村上春树视他为导师，他在我国文学青年中更是有着非凡的声望。他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书名更是变成经典句式，什么都可以往里塞。美国传记作家斯蒂芬·李·卡伦的时间研究他的作品，走访了近百位相关人物写出这本传记。他的作品中写到大量贫困人口，而这正是他大半辈子的真实写照，贫穷与酒精曾是他生活中的最重要元素，而他清醒的11



张强 张强 雷蒙德·卡佛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小说家，村上春树视他为导师，他在我国文学青年中更是有着非凡的声望。他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书名更是变成经典句式，什么都可以往里塞。美国传记作家斯蒂芬·李·卡伦的时间研究他的作品，走访了近百位相关人物写出这本传记。他的作品中写到大量贫困人口，而这正是他大半辈子的真实写照，贫穷与酒精曾是他生活中的最重要元素，而他清醒的11



张强 张强 雷蒙德·卡佛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小说家，村上春树视他为导师，他在我国文学青年中更是有着非凡的声望。他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书名更是变成经典句式，什么都可以往里塞。美国传记作家斯蒂芬·李·卡伦的时间研究他的作品，走访了近百位相关人物写出这本传记。他的作品中写到大量贫困人口，而这正是他大半辈子的真实写照，贫穷与酒精曾是他生活中的最重要元素，而他清醒的11

富裕的另一面

◎乐倚萍

上世纪50年代，西欧诸国对美国的崛起感到惊恐，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的GDP翻了无数倍，谁可复制呢？所幸美国虽热衷于探究美式增长的原因，却并未效仿它。因为巨大的财富不能跟想象中的奢侈和享受画等号，富裕掺杂了挣扎和悲剧。比较历史学家莫妮卡·普拉萨德创作的《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关注的正是富裕鲜为人知的一面：与之相对，美国贫困毫无夸大，它不完全是贫困者自己的问题。倘说制度是刺激经济的强心剂，那么贫困就是它的副作用。普拉萨德首先纠正了人们的刻板印象，即自由放任的美国并非没有政府干预，在许多方面，美国政府干预的程度更甚于欧洲诸国。最见成效的例子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貌似很有先见之明地

阻止了沙利度胺流入市场，他国皆以为沙利度胺是安全的镇静剂，多年后才发现，用它来止吐会造成严重畸形儿。美国的终身会退，其实是因它过于严苛的药物审查制度，可想而知，审查制度之低效也长期遭到诟病——虽可防微杜渐，却让时日无数的病患失去了尝试新药的选择。类似的政府干预还有很多，而且与贫富不均的表象相反，政策的出发点往往是站在农民的角度的。基于此，普拉萨德模拟了一趟农民的旅行，借他们的眼去比较欧洲与美国的差异，尤其是他们关心的垄断势力、货币改革、税收以及商业管制。在这些方面，美国没有预想中的自由：“在打击大企业的同时向富人课以重税”、“以有损债权人利益的方式来帮助债务人”，这已然不讨富人喜欢，结果也没有真正惠及穷人。作者认为，“病因”是以消

费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它跟时下热门的“供给侧”路径恰恰相反。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不设定国家消费税的，因其自1920年代起就遭到农民和劳工代表的抵制，消费税在本质上是累退性的，即越是贫穷的人为生活必需品支付的税收占比越大。他们要求的是累进税，这似是间接的财富再分配，直至累进税的支持者休伊·朗经历了1931年的棉花危机：那年明明是特大丰收，却面临生产过剩，棉花价格大跌，成为农民的灾难。这一因果颇为吊诡。消费能力不足就以信贷来补缺口，然而实现信贷“平等获取”的目标任重而道远，至少在20世纪下半叶，弱势群体仍有阻碍。书中举了妇女的例子：已婚妇女需要丈夫的共同签名才能借到信贷，她们都被视为收入不稳定人群——照顾事实究竟如何，相应的，离婚妇女会发现自己没有信贷记录，在最艰难的时期得不到周

转，许多人因此真正陷入贫困。澄清妇女信用未必不如男性，这是女权团体长期活动的结果。税收和信贷政策的另一面是让更多社会弱势群体越来越远。究其原因，作者分析，是过高的累进税导致了“税收优惠”的政治主张，包括争取雇主提供的医疗福利，而非美国的医保制度——前者能够享受税收减免。其次，通过对发达工业国家社会支出和信贷的建模，作者得出结论，后者与前者成正比。于是，在低福利的环境下，经济增长的数据不足以体现穷人的生活现实，就如GDP疯长的19世纪末期，一位农妇的肺腑之言：“与20年前相比，我们真实的财产规模是如此之低！”更甚者，不发达的福利国家，导向了金融部门的放松管制，而这也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也许在人类社会，相比于贡

茶就是美

华文天下推出柳宗悦的美学代表作《茶与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茶与美》成书于1940年代，集结了柳宗悦对于“茶”与“美”这两个议题的重要观察与批评。柳宗悦以佛教独特的直观，直达人心，揭示茶的意蕴和美学，从“用之美”到“无为之美”，既指出通往美的道路，同时对当时社会的乱象提出严厉的批判，试图唤醒日本1940年代前后那个茶道极度璀璨、却人人心空洞的世代。对于21世纪所有爱茶的朋友们，本书仍是一场难忘的心灵洗礼，贯穿全书的两点审美精髓“直观”与“无心”，也正是当代审美极其缺乏的。不论是过去、现在或未来，对于茶道美学与茶器鉴赏的论述，能超越《茶与美》的深度与格局的著作，都是凤毛麟角。柳宗悦是日本著名民

艺理论家、美学家，察觉生活中民艺品的实用美学，提倡“用之美”，并开始收集、研究日本及朝鲜的民艺。这一译本包含资深茶人李启彰的注释、解读，以当代茶人的眼光挖掘美学大师“茶”与“美”的精髓。(胡文辉)

为爱逃一次

《我爱劳劳》(人民文学出版社)讲述的是一对男女“为爱逃一次”的故事。在逃跑的过程中，读者发现这对男女不仅仅是对爱的共同认知出了问题，由此引发的生存焦虑更严重。深挖其背后原因，竟是韩国都市男女的生存窘境，以及跨国婚姻中因移民女性的情感困境而造成的问题。这与2018年畅销韩国、文在寅总统都赞不绝口的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有异曲同工之妙。具景美从1996年开始小说创作，到2011年出版《我爱劳劳》时，小说结构与技法已经相当成熟。因此，本来是本想“爽”的小说，里面却充满了黑色幽默和调侃。在哈哈之余，读者才会想起，这难道不是我们社会人的“苦难”吗？小说的开头，像极了洪尚秀的电影，孤男寡女说着白开水似的对白：女的说，我想看海。男的说，现在看的是海。女人叫阿美，是老师人。因为日本去过中国台湾，见过阿美族。于是，为女人取名阿美。男人没有名字，是公司外派到老挝的分公司负责人。阿美的父亲阴差阳错地在一次劫掠中让男人的贵重手表免于被抢，而自己却被

劫匪枪杀了。男人怀着感恩的心找到了阿美家，并将她带到了韩国。男人想的是给阿美一种新生活。阿美想的是如何养活在老挝的母亲和弟弟。经介绍，阿美嫁给了男人的表弟。对，在阿美与男人逃亡的过程中，妻子和表弟都在找他们。然而，出面接触私家侦探的是妻子的妹妹。在小说里，妹妹是唯一冷静旁观事件全过程的人。小说的人物关系是一个闭环，都是亲人。故事的叙事线索分两条：一条是阿美与男人的逃亡旅途，一条是妹妹眼中的哥哥与阿美、姐姐与男人的破碎人生。逃亡并不顺利，除了没钱，还要天天吵架。阿美要的是安稳生活，男人要的是摆脱生活压力。两人像永远无法交织的平行线，阿美不停地向男人索要在老挝时的美好承诺。妹妹每天面对着歌菲里的姐姐，酗酒颓废的哥哥，她猛然发现，无论谁的婚姻都是一个脱壳。就像男人劝阿美跟他私奔时说的，“每个人都有自由，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这样的生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姆在《人生的枷锁》里说，“世界上最大的折磨莫过于在爱的同时又带着藐视。”这显然在说我们爱生

“爱读书会”荐书榜(第171期)

- 3.《天赋》(美)纳博科夫著 朱建迅 王骏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12月出版
推荐理由:这是纳博科夫早年用母语俄语写下的一部半自传体小说，虽然他本人说“我在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男主角，倒是在另外两个次要人物身上有他的些许印迹。他塑造了柏林的一群俄罗斯流亡者的群像，和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作家费奥多尔，他在文学上的成长，得益于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熏陶，这也是纳博科夫对俄罗斯文学的一次致敬。美国作家厄普代克认为这是纳博科夫除了《洛丽塔》和《微暗的火》之外最重要的作品。
- 4.《小偷家族》(日)是枝裕和著 赵仲明译 磨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12月出版
推荐理由:去年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大热电影的原著小说。一个社会底层靠小偷小摸维持生计的家庭，各有各人的去处，在偷东西的路上他们带回去一个伤痕累累的小女孩，小女孩在这个家庭里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温暖，完美融入他们。终于有一天这个家散了，真相比你想象的还要凄凉，每个人都在爱对方，可是这样的爱并不能挡住无情的法律制裁。这部作品深入发掘人性与社会规则的复杂性，彻底颠覆非黑即白、非恶即善的简单逻辑。
- 5.《身份》(比)保罗·沃黑赫著 张朝霞译 花城出版社 2018年11月出版
推荐理由:我们的身份究竟是什么东西?“我是谁”这个既基本又深奥的经典哲学问题，在这本书里，被以一种兼具故事性、趣味性和学术严谨的叙述方式作出深度解读。作者保罗·沃黑赫是比利时根特大学的时间学教授、世界级临床心理学家，他不仅让我们了解从古到今人们对“身份”这一哲学命题的思考与研究，更以一种轻松的方式系统阐述了社会变迁如何改变我们对自身的认知，甚至导致精神危机。